

黃天霸殺廟



北方文學出版社

1247.4
560
3

黄天霸杀庙

刘树强宋益三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 · 1990



B 733251

责任编辑：田仲三

封面设计：姜 录

黄 天 霸 杀 庙

Huang tian ba Sha miao

刘树强 宋益三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公裕街10号)

黑龙江新华附属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2 4/16·字数250,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901,...

ISBN 7-5317-0354-8/I·355 定价：4.90元

内 容 提 要

黄天霸充当朝廷鹰犬后，为讨好主子，升官发财，
演出一场大闹郑州药王庙、暗伏杀机拿谢虎的丑剧。

黄天霸多行不义，众叛亲离。

目 录

第 一 回	谢锦公临终嘱二子 一枝桃意外逢三雄	1
第 二 回	施不全书房增愁绪 黄天霸茶楼起疑心	13
第 三 回	白云庵计全说原委 破庙前天霸话绝情	25
第 四 回	诉真情神眼遭猜忌 动无名天霸走郑州	37
第 五 回	刘快嘴海谈郑州庙 知客道大赞一枝桃	50
第 六 回	为奢望夜探三皇庙 解郁闷舞剑吟古风	61
第 七 回	追凶犯庙前逢对手 鸣警号差官遭重围	74
第 八 回	施不全公馆陈冷语 黄天霸饭庄施淫威	86
第 九 回	辩是非兄弟执己见 讲道理酒楼论曲直	98

第 十 回	赛马场追踪陷迷雾 骡马市冤家巧相逢	109
第 十 一 回	较武功黄天霸耍赖 施暗器赛罗成中镖	121
第 十 二 回	关小西架刀救危困 黄天霸中毒命旦夕	132
第 十 三 回	请名医遍访任丘县 讨解药奔走河间府	143
第 十 四 回	防意外施不全调兵 追根源皇亲庄探信	153
第 十 五 回	深宅内谢豹惊敌胆 刀锋下主仆供实辞	165
第 十 六 回	何掌柜苦口劝谢豹 红旗李追问不速人	178
第 十 七 回	讨解药朱计双下跪 提条件李煜图两全	190
第 十 八 回	走埋伏朱光祖逢险 逞强梁笑面虎中镖	202
第 十 九 回	坏事包设谋除祸患 施不全接旨丢真魂	214
第 二 十 回	入官馆刀逼施钦差 出金亭追杀独胆人	226
第二十一回	思真伪施安传钦意 怀怨愤谢豹斥长兄	237
第二十二回	红旗李舞刀得暴病 计神眼中镖起疑云	249

第二十三回	讲大义李煜赠解药 施绝技保忠报师门	262
第二十四回	除毒患天霸脱险境 走金亭谢虎入龙潭	273
第二十五回	遭重围戏耍黄天霸 带兵刃无视施不全	285
第二十六回	劝朋友朱计当说客 骂奴才关太火攻心	296
第二十七回	刘保忠杀人题血字 坏事包刀下招实情	308
第二十八回	入虎穴谢虎遭图圈 闯龙潭谢豹惊群魂	320
第二十九回	施不全升堂审谢虎 勇谢豹舍死救胞兄	332
第三十回	怀羞耻天霸施毒计 陈大义刀压施不全	343
第三十一回	一枝桃自刎金亭驿 谢素贞受困任丘城	354
第三十二回	突重围双剑开血路 斗鳌头只身显奇威	365
第三十三回	脱险境共聚药王庙 显英灵再斥施不全	376

第一回 谢锦公临终嘱二子
一枝桃意外逢三雄

《无俗念》

春游浩荡，
是年年寒食，
梨花时节。

白锦无纹香烂漫，
玉树琼苞堆雪。

静夜沉沉，
浮光霭霭，
冷浸溶溶月。

人间天上，
烂银霞照透彻。

浑似射姑真人，
天姿灵秀，
意气殊高洁。
万蕊参差谁信道，

不与群芳同列。

浩气清英，

仙才卓犖

下土难分别。

瑶台归去，

洞天方看清绝。

这首词乃是宋末元初的武学名家丘处机所作。丘处机道号长春子，是全真教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可谓文武双全，他看透了人间世态炎凉，真善美，假恶丑，在其并存的时候，有时很难断言，只有“瑶台归去，洞天方看清绝。”

闲话休题，书归正传，话说大清康熙三十七年，地处直隶河间府有座鄆州古镇，这座古镇在中华大地颇有名气，以“天下庙会数鄆州”著称。

话说是年孟夏四月间，正逢鄆州庙盛会。鄆州古镇，到处是人山人海，买卖铺户，鳞次栉比，芦棚布幔，遮天蔽日，在通向四面八方的官道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前来赶庙的有当官的、有为民的。当官的八抬大轿，为民的赶车挑担，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五行八作，三教九流，黑压压，乌沉沉，无边无际，热闹非凡。

在接踵摩肩的人群中，挤来一位英俊少年，只见他头戴粉红色武生公子巾，身穿粉红色箭袖袍，白缎子中衣，翠兰色丝鸾带，足登青缎子快靴，上绣云字头。往脸上看，白中透粉，粉中套红，两道黑剑眉，斜插入鬓，一双丹凤慧目，炯炯有神，高鼻梁，元宝耳，唇红齿白，面似桃花，看年纪也就是二十上下岁，可谓血气方刚，潇洒风流，真是应了一

句古语：人说罗成生得俊，他比罗成俊三分。

这位少年是何许人也？提起他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人姓谢，名虎，字永臣，绰号人称一枝桃。

这位谢虎年纪不大，为何有如此名气呢？说来话长，俗话说得好，树的影，人的名，这谢虎并非郑州人氏，祖居雄县谢家寨大步村，说来是簪缨门第，其祖父谢玉堂是大明天启乙丑科武进士，后在总兵唐通部下为副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攻下北京，明帝崇祯缢死在煤山，明朝大势已去，这谢玉堂心里明白，明朝的覆灭，皆因皇上昏庸无能，重用宦官，导致朝政腐败，欺压百姓，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而闯王李自成替天行道，解民倒悬，拯民于水火之中，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这等头领理当为王。因此这谢玉堂随同唐通一起归顺了李自成。

后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兵败，唐通看清兵势大，又投降了清廷，谢玉堂决意不再投降，可又孤掌难鸣，于是辞官回乡，伺机再起。

可他回到故土时，见家乡到处是残垣断壁，荆棘蓬蒿，满目萧条，皆为清兵烧杀所致，因此，气满胸怀，欲与清兵决一死活。

当时，沧州薛家堡有个薛晓峰，是他的好友，为抗清组织起乡勇自卫军，二人一商量，这谢玉堂激情奋起，当下与儿子谢锦也组织起了一支拥有二千余人的乡勇。

可谢玉堂所在的雄县离北京太近，清廷焉能放过，几经征剿，谢玉堂所带乡勇死伤残重，无奈将乡勇散去。自此，这谢玉堂也郁郁而死。其子谢锦，虽满腹气愤，也无良策可

施，只好把一身功夫传给子女，以求日后图报。

这谢锦生有二子一女，长子谢虎，次子谢豹。女儿谢素贞。这谢素贞许配给了薛家堡薛晓峰的三子薛凤。谢母刘氏在谢虎年幼时就离开了人世。谢锦将三个孩子拉扯成人，皆因一口怨气未出，国恨未雪，父仇未报，悒郁成疾，久日卧床不起，自知生命将终。便将谢虎谢豹两个儿子唤至床前，含泪道：

“虎儿，为父将不久于人世，国恨家仇未雪，你母死于清兵之手，此仇不报，为父死不瞑目，如今我已不行了，豹儿年幼无知，你要把他抚养成人。日后谢家的仇恨，全凭你兄弟去报了，一旦有复仇之机，当舍去身家性命，不成功则成仁，也不枉生一世，切记。”

谢虎含泪道：

“爹爹放心，孩儿一定把豹儿照顾好，父辈之仇，孩儿铭刻在心，决不辜负父母养育之恩。”

谢豹道：

“爹爹，孩儿一定替谢家报仇，常来咱家的那位师太，不是原来大明的公主吗？她要造反，我们就跟她造反，爹爹尽管放心。”

谢锦见两个儿子如此懂事，脸上泛起了一阵红光，接着头一歪，闭上了双目。兄弟二人大哭一场，谢家本院，闻讯而至，无非是奔丧成殓，过了七七，送至坟莹安葬，不再多表。

谢虎、谢豹兄弟二人脾气秉性大不相同，谢虎平日沉默寡言，但心里有数，他自七岁就苦读诗文，十岁上又投入红旗李煜门下，拜李煜为师，学习武功，可谓冬练三九，夏练

中伏，学了一身绝艺。

红旗李煜乃是武林高手，一生浪迹江湖，晚年回家度日，其家是河间府，幼年曾拜鄆州古城村胜英胜子川为师，说来都是老乡，这胜英胜子川人称：三只金镖压绿林，甩头一只震乾坤，金刀一口无敌手，功盖武林第一人。是老剑客艾莲池的得意门生，后为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

红旗李煜跟随胜英不但学会了八卦万胜刀法，而且还学会了各种暗器。胜英在世时，他跟随胜英走镖；胜英下世后，他便和师兄黄三太等一帮弟兄入了绿林。后来，黄三太在木兰围场打虎救驾，得了一件御赐黄马褂，被封为四路飞虎厅御马快，充当了皇家鹰犬。红旗李煜深为不满，一气之下，回到故里河间府李家庄，闭门不出。谢虎便是李煜的关门弟子，皆因谢虎聪明过人，深得李煜欢心。因此将自己的全身武艺倾囊授之。这样一来，谢虎的功夫在年轻人中便首屈一指了。

谢虎深记着爹爹的遗言，把自己所学的功夫又如数的传给了弟弟谢豹。

谢豹聪明过人，甭管什么功夫，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他不但学会了哥哥所传授的武功，还跟随护院的两位教师王雄、王林学会了一套刀枪棍棒的绝艺。除此之外，又跟姐姐谢素贞学会了一套峨嵋剑法，堪称多才多艺。

不过，谢豹在性格上与谢虎不同，他生性好动，尤其是爹爹谢锦死后，谢虎生怕他受委屈，诸事都由着他的性子来，稍不顺心，便发脾气，有一股强烈的反抗精神，待他长到十八岁以后，对人间不平之事，深恶痛绝。

当时，朝廷派下的皇粮庄头和黄带子，在乡间横征暴敛，到处搜刮，那些贵族、王爷、贝勒更是为所欲为，他们跑马圈地，鱼肉乡里，逼得黎民百姓离乡背井，无家可归。

面对这种情形，谢豹气愤填膺，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只要被他撞见，轻则毒打一顿，重则伤残致死。凡遇类似情况，谢虎便托人求情，四处打点，直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止。

谢虎知道这样下去，非招大祸不可，因此便苦心劝说于他，可谢豹满不在乎，反而振振有词：

“怕什么，那些乌龟王八蛋，到处横行霸道，他们占我们的地，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粮，霸我们的产，罪大恶极，该杀该打，他们有刀，我们也有刀，他们可以草菅人命，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付对付他们。猷县窦尔敦人称绿林好汉，杀赃官，除污吏，杀富济贫，救困扶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谁不称赞，爹爹临死时是怎么说的？报仇雪恨，全靠我们啦！”

谢虎道：

“道理不错，不过你还年轻，人间世态炎凉你还不大清楚，光凭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杀、去打，迟早还不是落入鹰犬之手？昔日窦尔敦之所以震撼清廷，皆因他广结天下英雄豪杰，聚众揭杆而起，光凭你一人能有多大力量？”

谢豹道：

“照你说只有等待了，可等待何时算头？你不杀那些赃官污吏，人们怎么会知道你与清廷作对？人们不知道你的作

为，又有谁来与你聚会？我就不信邪，那些歹徒休得撞在我手，一旦相见，绝不放过！”

谢虎一时劝说了弟弟，反而被弟弟说的道理所感动，因此也不再死死管束。好在家中有的是金银，一旦弟弟捅了娄子，便拿出金银打点官府。

有道是钱能通神，尽管谢豹惹了不少是非，由于任丘、河间、保定一带的官吏，花了谢家的金银，即便状纸递上去，也就不传不问。

谢家哪来的那么多金银？这事还得从他祖父谢玉堂说起，谢玉堂辞官回乡以后，将所有积蓄在任丘鄆州开了几处买卖，有当铺、银号、绸缎庄、首饰楼、粮店、烧锅、酒楼等，这些买卖将谢家的死钱变成了活钱。到了谢锦当家的時候，这些买卖更加兴隆，所以，金银也就无数了。因此在鄆州一提起谢家，那是妇孺皆知。

谢虎为了避免是非，将家中诸事交老管家执掌，自己在鄆州庙中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道长，租下了一间房舍，以借读书习武。

书接上文。这日，谢虎来到鄆州大街上，正行走间，突然迎面来了三人。头一位年在二十七、八岁，头戴六楞壮帽，身披粉缎子英雄氅，内穿粉红中衣，腰扎宝兰色英雄带，上绣二龙戏珠图，足登薄底快靴。往脸上看，黄白面皮，剑眉倒立，鹰勾鼻子，淡黄眼珠，薄嘴唇下，微须散布，肋下一口鱼鳞紫金刀，肩上斜挎一袋镖囊，走路昂首挺胸，好一副英雄气概。紧随其后是两位壮汉，也是佩刀挎剑，气度不凡。

谢虎看罢多时，心想：这是哪儿来的三位？看样子并非赶庙之人，莫非是公事至此？

谢虎正在琢磨，只见当头那位上前，高声说道：“来者贵姓？”

谢虎是个精细人，听口气，看穿戴，便知来者是在六扇门里当差的人，心说：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于是，朗声答道：

“小生免贵姓谢，三位有何贵干？敢问高名大姓？”

当先一位哈哈笑道：

“好，够朋友，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咱家姓黄，名天霸，绰号人称南霸天。随行者是我的两个哥哥，这位是郭起凤，那位是王殿臣，我们哥仨都在施士伦施大人手下当差，今日特来会见谢老弟，没别的，跟我们走一趟吧！”

谢虎听罢一愣，心说：他们找我做什么？莫不是想讨点银子？不对，那施不全乃是皇家钦差大人，为人刁钻，这黄天霸也非等闲之辈，其父黄三太当年在河间李家店与窦尔敦比武，镖伤窦寨主，为绿林逆叛。常言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况他们都是皇家鹰犬。听说施不全在山东拿了饥民首领于六、于七，也拿过恶霸罗四虎，有人说他是清官，有人骂他是刽子手，今日他们传我，必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须小心为是。于是冷冷说道：

“在下与三位素不相识，不知传我何干？”

黄天霸两只眼珠一转，笑道：

“谢老弟久居郑州，大名鼎鼎，乃一方知名人氏，俗话说得好，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今施大人涉足贵地，特意请谢

老弟去一趟，不过是打听一下贵地的风土人情而已。”

谢虎笑道：

“施大人过谦了，既然大人有此美意，小民理当前去拜见，不过今日仓促，待改日小民稍备些薄礼，以示敬意。”

黄天霸心说：你小子想溜呀？没门儿。于是笑道：

“不必，不必，施大人向来不收民礼。再者说，施大人明日还有公案，今日同去不妨。”

谢虎料定其中有讹，随道：

“小民与施大人初次相会，焉能两手空空，烦三位兄长回禀施大人，改日小民定去拜见。”谢虎说罢转身欲走。

黄天霸大声喝道：

“姓谢的，休得托词，今日你走不了啦。实不相瞒，你的案子犯啦，状纸就押在钦差大人那里，我等奉命特来拿你！有什么话堂上去讲，你是个明白人，休得叫我等费事，请吧！”

谢虎听罢，心中一沉，心说：我犯了什么罪啦？他们岂能凭白无故拿人？随问道：

“三位上差，要我打官司不难，自古道：捉奸要双，捉贼要赃，三位既然要拿我，敢问我犯了什么王法？”

黄天霸冷笑道：

“姓谢的，你装什么糊涂？自己干的勾当岂能不清楚？”

谢虎道：

“小民确实不知。”

黄天霸道：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撞南墙不回头，施大人

路经此地，有人拦轿喊冤，状告你一枝桃。周荣告你杀死了他的女儿，蒋旺告你杀死了他的妻子，人赃俱在，我劝你还是老实点，免得皮肉受苦，好汉做事好汉当，只要你老老实实跟我们走，到公堂上，一定有个照应。”

谢虎一听是人命大案，不由大吃一惊，心说：这是何人嫁祸于我？今日他们前来拿我定然事出有因。我谢虎乃堂堂正正的汉子，他施不全权力再大也不能诬良为盗，会会他又有何妨。当下慨然答道：

“谢某一没杀人，二没放火，难道怕你们不成！”

黄天霸哈哈笑道：

“好！够朋友，一会儿到了公堂，你也当如此痛快，黄某决不会亏待你。那就屈尊屈尊阁下，转过身来吧！”说罢，双手哗啦啦一抖，取出了铁链，这是要给谢虎上家伙儿。

此时，围观者议论纷纷道：

“这不是谢大少爷吗？他为什么要吃官司？”

“唉，有人把他告啦，说他刀伤人命。”

“谢大少爷可不是那种人。”

“反正事出有因，要不蒋旺怎么会告他杀妻？”

“怎么，蒋旺告他杀妻？这没影的事儿，纯属是诬告。”

“诬告也罢，实告也罢，那蒋旺是黄带子七大人的厨师，这官司要打起来，对谢大少爷可是不利。”

“光棍不斗势力，民不与官斗，贫不与富斗，官官相护，没好人活的！”

黄天霸听了人们的议论，抽出了鱼鳞紫金刀，大声喝